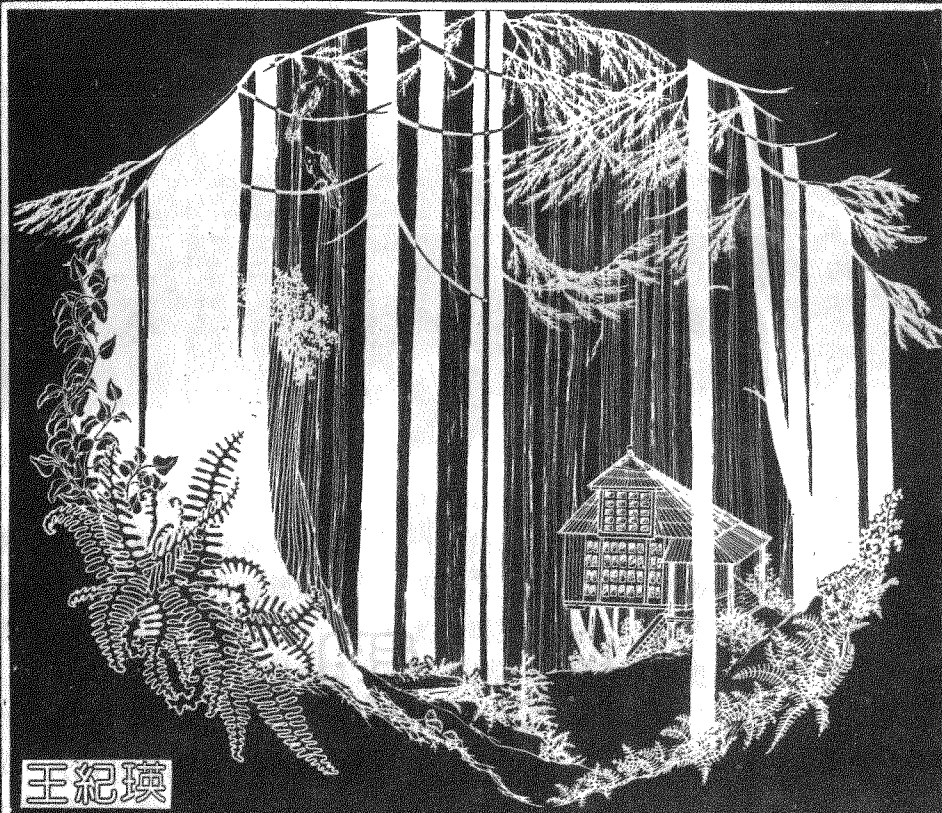


# 生活拾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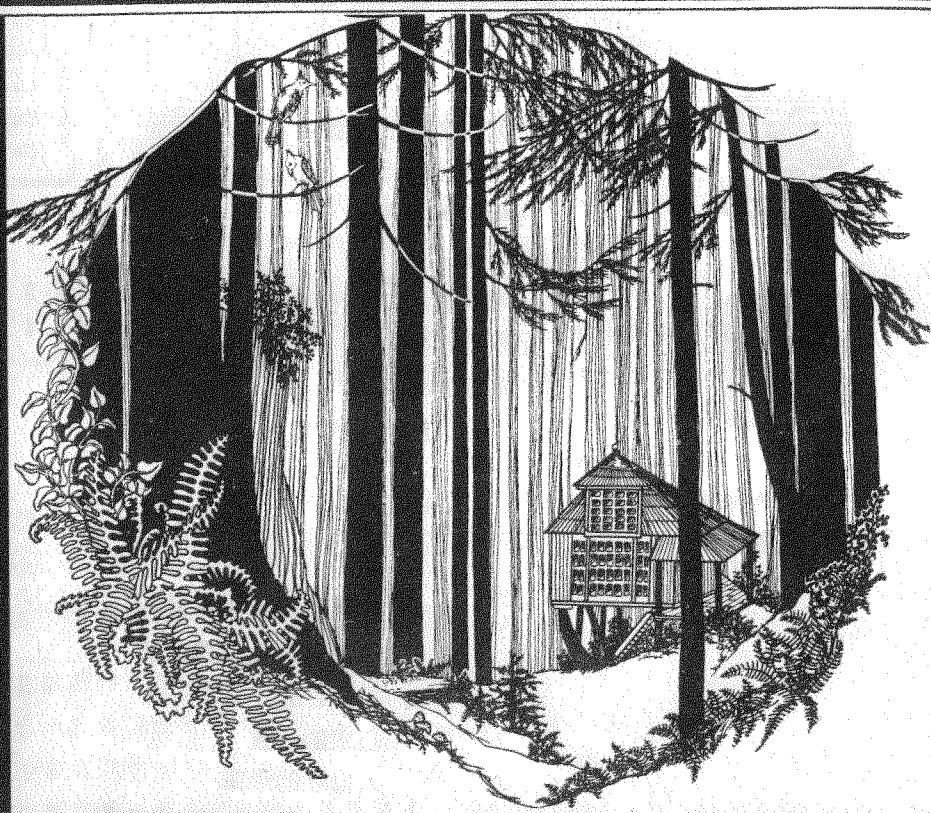
1 花  
2 隱形眼鏡



王紀瑛

# 生活拾隅

1 花  
2 隱形眼鏡



不知是怎樣糊里糊塗的進了中國醫藥學院的，不知是為何把未來生活的標準定出如此嚴苛的水平，不知好好的一個女孩子，竟自願去接近生老病死的殘酷場面，終日和細菌、疾病等最令人厭惡的東西為伍，但我終究是來到了這裏。想我是愛花的，無論是一片蔥綠或萬紫千紅，都代表了自然界的神奇，皆能撫平我波動的心靈，或許是這樣誤打誤撞的進了醫學院，但我總還是執著的喜歡花。

爸媽皆愛花，尤其愛蘭花，他們的女兒也愛花，卻不限定某一種花。蘭花有多種，有開得十分飛揚的蝴蝶蘭，有紫得賞心悅目的紫羅蘭，這是最喜愛的兩種蘭，在我心中，總是偏愛好柔、好淡，好與世無爭的花，不需人特別憐惜，卻做得有受人憐惜的條件。學校裏的藥園也走過了幾遭，不管是鮮豔、豐滿的花，亦或是嬌小、淡弱的花，都有醫藥上的用途，強的足抵抗病魔，多麼奇妙啊！居然比人更堅韌。

室友從台北帶來了兩盆花，白色鞋形的盆栽裏，躺著小小綠綠的觀音蓮，初來乍到，我們圍著它大叫大笑，好新鮮呀！沈悶的宿舍裏添了滿室的陽光，四個活生生的人比不上它的生氣蓬勃，儘管鎮日裏與四個瘋癲的人相處，它仍然獨自地開著，孤獨地長著，緩緩慢慢地，適應新的環境。我看著它一天長兩三片葉子，漸漸地便要由羸弱變為青葱，於是我陰霾的心情也隨之開朗了，一下子海闊天空起來，外在的環境我必需要如此的在乎嗎？我為何不能快樂樂的活呢？就像那小小的觀音蓮一樣。於是我再度如往昔，在花的陪伴下開始我的奮鬥。

近視的歷史好久了，從小學三年級皺著眉頭，眯著眼睛，把黑板上歪七扭八的蚯蚓，拼成一個個正正方方的中國字，到五年級，爸媽忍痛把一副黑眼鏡架在我小小的鼻樑上；屈指一數，已然忽忽八個寒暑過去了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深度也有增無減；鼻樑上的眼鏡一個接一個的換，和爸爸的感情也一次一次的好，每配一次眼鏡，歷史便要重演一次。

爸爸無法了解他的女兒怎會如此的保守老式，眼鏡流行的趨勢已從大鏡框、彩色的鏡架流行到隱形眼鏡了，他那固執的女兒還是喜歡黑色的，看起來蠻沈重的眼鏡。每次配眼鏡時，從家裏到眼鏡行，爸爸一定先以一頓斥責揭開序幕，中間穿插以電視、報紙上一再重覆的老套，不要用眼過度等等對我絲毫無動於衷的話，最後以一套眼睛按摩法作結束。到了眼鏡行，為了眼鏡的式樣得再和爸爸展開一場拉鋸戰，最後總是我屈居下風，乖乖地妥協；畢竟掏腰包的不是我，也犯不著為此傷了父女的和

氣。

聯考完畢後，度數堂堂邁入五百大關，摘下眼鏡，眼球就像死魚眼似的毫無生氣，一點也不靈活，爸爸硬是把我抓著去配了隱形眼鏡，說是這樣比較美觀，度數也不會再增加。於是媽媽就要每天奔波往返於眼鏡行，帶著我去試戴，而現在這副讓我痛得不知流過多少眼淚的隱形眼鏡，也跟著我來到了學校。上個星期不小心把眼鏡弄掉了一個，在水龍頭下被沖得無影無踪，想到這付昂貴的隱形眼鏡歷史竟是如此的短暫，我不禁悲從中來，更覺愧對父母。

打電話回去報告這個壞消息，媽媽一點也沒有責備我，前幾天更來電通知，要在這幾天幫我把新配的眼鏡送來。想我真是太幸福了，人遠在台中，還要受爸媽如此的掛念。身在異地，往日父母關愛的點點滴滴湧向心頭，我的眼淚不禁要奪眶而出了。